



列傳第九

南史十九

李

延壽

謝晦

兄瞻

弟

瞻

謝裕

子恂

玄孫微

述

孫眺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

曾孫

靈運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哀之玄孫也哀子弈據安萬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瞻遜絢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

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竒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  
大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  
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  
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  
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  
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  
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  
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  
無伏輪於是群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  
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王人耳劉穆之遣使

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胸  
為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  
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旱甚甚百入閣參  
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為右衛將軍加侍中  
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惫乃止於是  
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  
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  
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為警  
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  
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免晦侍中尋轉領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摠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翼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

表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明侍郎贈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北行宜須明年三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執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

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  
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勿宗尚未至若後二三  
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詵其事已判豈容復  
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晦問諸  
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  
外寇亦可立勳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  
命超為司馬轉登之為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  
以矚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詵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  
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  
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涖流

二千虛館三月奉迎密駕以導下武故廬護王於穀陽之  
世屢彼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  
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  
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  
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率眾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  
津至于破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移  
檄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傅  
謀為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羨  
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眾  
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眾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

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淫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防無柰唯愧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攜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成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停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口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作昔人保退無智力此詩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

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為之落淚晦死時年二十七度登之殷道奮何承天自晦下並見原

瞻字宣遠一曰名瞻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贊果然詩為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秘書郎解職隨從故為柳建威長史後為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

嚴謂晦曰五家以素退為業汝遂執領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問勲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問本自遼絕瞻欽容曰若虜貴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其在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與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

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

愛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瘳幸於不末晦聞疾

曰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搃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

謗時未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

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

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

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

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瑛無才能為祕

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

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游戲瞻與靈

通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  
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弟璿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矚晨昏溫清勤容戚  
顏不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疾畏驚而  
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矚至性咸納履行屏氣語如此者  
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景恒悔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澹任達  
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  
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劼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茲  
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

帝以為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寄後  
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若猶乘舟而者以具與及  
黜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為  
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荅曰三十五澹  
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齊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  
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為憂混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  
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  
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



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內也 景仁幼為從祖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之 總受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為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 郎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亦 執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 辨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此俄頃問騎詔續至帝屢求去 景仁不許曰主上見

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 竟宴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業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復為單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持鎮姑孰固止帝以為許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舉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摠府任又遷吏部 書時從兄混為尚書左

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呈劾前例  
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  
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  
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  
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自澣濯每欲唾左右垂  
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中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  
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薨日武帝親臨其柩  
子恂字泰溫位都陽太守恂子瑒少與族兄莊齊名多  
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威瑒子姑之子也嘗與知子  
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舞  
今日真使人飄飄

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主簿出爲廬江郡辟宋孝武謂有  
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以爲司徒主簿後以家貧  
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朶俱知名齊竟陵王子  
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梁天監中爲左戶  
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敎會卒  
子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  
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交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  
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韻限三刻成微一刻便就文甚美  
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  
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

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  
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豫章王長史  
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為衛軍長史南平相  
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  
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眾  
散純為人所殺純弟黜字景黜位司徒右長史

黜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  
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  
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

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矣至岸尚須營埋如  
其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及述  
號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  
臨臨州諷中正以為迎主簿其被器遇景仁愛黜而憎述  
嘗以饌請宋武帝希命黜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風  
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殮其見重  
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  
帶不置柳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  
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廼獲  
焉為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古陽縣五等侯元嘉二

年拜中書侍郎後為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  
義康入相述又為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  
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  
並與述為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  
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致大辟述表陳  
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謝納焉述語子綜曰主  
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宜  
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  
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  
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

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  
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  
不至此三子綜約縹綜有才藝兼諳書為太子中舍人與  
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縹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  
為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  
負郎子朧

朧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  
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朧尤被賞不捨日夕長  
史王秀之以朧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朧知之因事未還道  
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

寒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書記室朓歲年子隆曰  
朓聞潢汗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何則阜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咽况乃服義  
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帶朓書庸流行能無算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聚采一介以揚小善故得捨耒場  
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闔戎旃從容謙語長  
裾日曳後兼載脂榮立府廷恩加一色沐髮晞陽未測涯  
涘無應論報早著肌骨不悟滄溟不運波臣自蕩渤瀾方  
春旅翻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鼎輕舟及泝弔影獨留白  
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

歸艤於春渚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鏡履或存社  
庶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如歸攬涕告辭悲來橫  
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又無點易以本官兼尚  
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日以口訥啓讓見許明  
帝輔政以為驃騎諮議領記室臺朔府文筆又掌中書詔  
詔轉中書郎出為晉安王鎮北諮議哦南東海太守行南徐  
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中書吏部郎朓上表三  
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少酒沈約約曰宋元嘉  
中范晔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宗讓中書並三表詔  
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

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頴並讓  
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公授超階讓別有意豈  
閑官之大小為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  
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朏讓優答不許朏善草隸  
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  
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  
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  
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  
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朏朏自以受恩  
明帝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即以

祏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  
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  
江祏始安欲出朏為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朏常輕祏  
為人祏常詣朏朏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  
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已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  
候朏朏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  
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  
岫奏收朏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  
君方為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朏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  
朏妻常懷刀欲報朏朏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

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朧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朧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朧朧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朧及覈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朧子謨及帝為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而謨不堪歎恨為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為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為沈約早與朧善為制此書云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冲字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為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郤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遇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禽于刃之時乱

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  
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  
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  
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危屯苦備  
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剋建鄴丹楊尹卞範之勢  
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  
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為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  
為帝謂曰愧未有瓜行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  
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情容從兄混有  
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楊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  
湊其不至者唯琨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  
及琨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曰武帝曰謝  
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直置並曰鼎新人無論復有不用  
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為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眾  
事比日諮決之府轉為中軍長史尋加晉陵太守復為驃騎  
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  
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  
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  
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偽薄  
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



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遂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楊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策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由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

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母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惠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

康脩東府城城漸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  
信待成甚文其美又為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  
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  
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謝靈運安西將軍奔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  
將軍父瑒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  
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瑒瑒兒何為不及我靈運少好學  
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  
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  
國公例除貧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瑒邪王大司馬行參

性豪後車服鮮麗及物多敗舊刑制其美也  
樂也累遷祕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為世子中  
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為  
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朝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  
公爵為侯又為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愁禮度朝廷唯以文  
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  
懷憤惋廬陵王義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  
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  
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  
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輒有刑瑒人聽訟不復開

懷所去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  
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  
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  
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  
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為祕書  
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出使整祕閣  
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  
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無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  
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必一義見接每侍上宴

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蕤景仁等名位素高到晉仕  
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菰種竹樹果驅課公  
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  
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  
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  
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  
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真  
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竒才不為父  
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靈運造方  
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為刎頸

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  
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長瑜當今仲宣  
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且以長瑜還靈運或之  
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璿為  
內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  
璿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  
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守言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  
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以星星行  
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對薄少在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  
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行義慶天怒白髮除

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  
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流人為念廬陵王紹鎮  
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仕行至板橋遇  
暴風溺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且既衆義故門  
生數百攀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涉幽峻巖嶂數  
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廿六前齒下山去  
其後齒肯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以從者數百臨  
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末知靈運乃女又要琇更進  
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勿山行在會稽  
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顛事佛精懇三為靈運所輕

嘗謂顛曰得道應須蕙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  
裸身大呼顛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  
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田踵湖靈運求法以為田文帝令  
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顛堅執不與  
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皇湖為田詔之與顛遂隙  
謂顛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恒切之與顛遂隙  
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  
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  
為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

隨州從事鄭切王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  
曰韓王子房本晉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  
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  
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  
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  
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捕  
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儂先與靈運共事  
道儂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  
箭刀楯等物使道儂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募之若得  
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饒饒緣路

為劫有司奏以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龍其勝  
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然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龍勝  
李業猶前詩十房等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  
文章傳於世孟顛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  
顛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嘗盛顛不就辟昶死後顛  
歷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嘗就徐羨  
之因叙關洛中事顛歎劉穆之終後使無繼者王弘亦在  
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  
關與廢顛不悅衆宿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  
鳳坐靈運徙嶺南早卒

嶺南元嘉末得遂與慧休道人

譽選補新安王鸞國常侍王母

之帝大嗟賞謂地莊曰超宗殊有鳳

將軍劉道隆在側坐出候超宗曰聞君

宗曰懸磬之至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

曰且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正跪

至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為尚書殿

中議策秀登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

初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齊高帝為領

事表察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

太守蔡誅高帝以超宗為義與太守昇  
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四坐  
衣自暖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雄  
齊受禪為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  
中謝胡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  
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  
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  
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  
甲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  
人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

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言

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公

笑曰落水三公墜重僕射亦回出水

僧虔屢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

柏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

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謂稱布朝野

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但

張敬兒女為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

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如

貞懷紹宗輕慢使兼中丞表奏素稱宗

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公之  
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度情欺國  
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彖豫章內史虞棕賜盡勿傷其形  
公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  
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求先於獄  
卿弟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從  
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  
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  
斗十餘日乃裁能言是父息也

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  
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  
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為  
大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  
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  
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  
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  
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  
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  
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



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為藻軍師長  
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  
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  
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  
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  
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後為  
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已  
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  
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

酣飲及醉小遺下露令史司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  
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  
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  
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  
於社稷之計蓋為大美但  
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  
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  
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伴劉  
豈曰妄誅宣遠所為寒心可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  
於社稷之計蓋為大美但  
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  
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  
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伴劉  
豈曰妄誅宣遠所為寒心可

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  
傳美景懋吾先以節義流  
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藻  
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  
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  
獨不巳自致覆亡人各有能  
茲言乃信惜乎

列傳第九

南史十九

列傳第十

南史二十

李

延壽

謝弘微

子莊 顯弟滿

孫肱 滿子覽

曾孫諲 覽弟舉

玄孫哲 舉子暉

肱弟顯 舉兄子儵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  
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  
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  
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  
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服總親戚  
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義熙初襲爵建昌縣  
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

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  
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此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  
棠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此舍弘微本家也混風  
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  
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  
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  
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  
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  
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  
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

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  
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  
醺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  
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  
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  
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詵直轡鮮不  
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篲少進  
徃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  
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  
兄多其小子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

有國封者起家多拜負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負外散騎  
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混  
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  
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  
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  
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  
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  
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  
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  
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舉鄉之

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  
止必脩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  
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  
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  
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  
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  
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謚孝踰時文帝即位爲黃門侍郎  
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  
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  
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

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緇  
噉魚肉沙門糲蕪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  
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  
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歎  
歎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  
言人短見尤矐好滅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  
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  
子所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  
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  
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

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門入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

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

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糞混

女夫殷叡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

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譖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東鄉

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

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壁畫示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

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道之使爭今分鈔

共少不至有之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茆冢墓開弘

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二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  
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吾雲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  
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囑友人其某友人  
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  
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  
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  
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  
左右曰有二厨書須劉頡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  
是文帝手敕上其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  
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  
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王淡又次問弘微約  
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  
如此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部令美容儀守文帝見而異  
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王豈虛  
也哉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  
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鄰之則州郡殊別合之  
則寓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  
鎮軍長史張暢語孝伯訪問莊及弘微其名聲遠布如此  
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鐔獻赤鸚鵡普詔群

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遺腹心門告具慶奉啓事密請孝武陳誠及帝踐祚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群臣博議莊議以為拒而觀釁有足未強驃騎竟陵王誕當為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布逸月賦何如荅曰

美則美矣但莊始知油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荅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口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荅曰玄護為雙聲礪礪為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劔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劔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子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待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秘壁之典且隆陂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言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而進選之軌既隳中代荅造之律

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更恣濫必天取九成  
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歷中陽英  
賢起於徐沛受籙白小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  
七隩愚之所育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  
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  
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鏡難源之才使國  
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  
非私親踈嗣祁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  
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  
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指秦相曰季稱異缺而疇以田

菜張勃進陳湯而坐之弛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  
彝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  
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  
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行議制若犯人辟  
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寔歸守宰  
故黃霸莅潁川累稔社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  
崇暉寵今莅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  
人不勤勞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  
糶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  
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莅人以三周



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歲自陳兩脇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縶利害數年遂成痼疾岌岌憒憒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惛惛為此不復得朝脩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

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顓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吹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問莊居守以榮信或慮頌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効郢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徃宵還容致不逞之徒

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  
博士坐選公車令張竒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郡太  
守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  
薨莊爲誅言贊輒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好堯母門事廢  
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謀知有  
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  
之苦不足爲困莊少<sub>三</sub>富貴且繫之尚方便知天下苦劇  
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  
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sub>三</sub>傳  
何詔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sub>加</sub>申書令散騎常侍尋

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憲  
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于世五子颺<sub>三</sub>顯從瀾世謂莊  
名子以風月景山水颺位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

肱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  
山使肱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袖  
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肱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  
帝游姑孰敕莊攜肱從駕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  
小重也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  
膺肱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肱與謝鳳子超

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肱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為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齊高帝為驃

輔政選肱為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肱佐命遷

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胡論魏晉故事言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肱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胡為侍中書監及齊受禪胡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胡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胡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胡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胡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胡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瀟時為吏部尚書胡至郡致瀟數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胡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眾頗譏之亦

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  
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賜牀帳  
褥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  
元中詔徵胤胤並不屈時東昏皆命迫遣會梁武帝起兵  
及建鄴平徵胡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胡  
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  
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胡胡謀於  
何胤胤心獨高其節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以處明年六月  
胡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為侍中司  
徒尚書令胡辭脚疾不堪拜詣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

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胡宅宮女請盡  
歡胡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舉駕臨  
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立於舊  
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傳諸公事及朔望朝謁  
三年元會詔胡乘小輿升殿胡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  
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眾望其年母憂葬有詔攝職如  
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  
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薨車駕出  
臨哭謚曰靖孝武初胡為吳興以雜郊賦人收雜數千及  
遁節不全為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護位司徒

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  
留一百荅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次子諲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  
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子哲字穎豫美  
風儀舉止醞籍襟情豁朗為士君子所重在梁至廣陵太  
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仕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  
徒左長史卒謚康子

顥字仁悠胡弟也少簡靜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  
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諛言辭清麗容儀端  
雅左右為之傾目省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

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方於北中郎長史

顥弟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乃  
見於人眾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  
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厚為資送性甚敏贍嘗與  
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  
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甚慙無言在齊累遷中書侍郎齊  
軍王儉引為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封  
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  
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  
知事蕭詵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

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為已力獻筋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象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曰身家太<sub>付</sub>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為訓對加領右軍將軍兄拙在吳興論啓公事稽晚瀹輒代胡為啓上知非胡事迹被問見原表泰元年卒於太子<sub>三</sub>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胡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胡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瓛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問王侯當

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

顥弟瀹字義繁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

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

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厚為資送性甚敏贍嘗與

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

其人自可流酒千日悛其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

軍王侯引為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

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

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

知公事蕭湛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

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滹共載欲相撫悅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滹謂曰身家太傳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爲訓對加領右軍將軍兄肱在吳興論啓公事豈猶晚滹輒代胡爲啓上知非胡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胡爲吳興滹於征虜渚送別胡指滹口曰此中唯宜且飲酒滹建武之朝書等以長酣爲事與劉瓚沈昭略交飲至數斗齊武帝問工儉當

也爲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羣嗟人一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迴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喪辭不赴歷位左戶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滹兄覽並經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比度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適適庾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枝滑石言格薦之以况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

大同三年出為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為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曾安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園進致詩往復為虎丘山賦題于寺入為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滯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敕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救輒賜假并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為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臺上曰舉非止麻官已多亦人倫儀表又著公望悵恨

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饌酒後好聚眾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比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其有慙色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子敬

敬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為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周迪門後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仕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子



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位尚書僕射

舉兄子儁字國美父玄天仕梁侍中儁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錢荅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禕儁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儁卒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馮焉敬冲出入三代驟經遷革遁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后之方未免貨財之田亦因偃成敬偃你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列傳第十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一

李延壽

王弘子錫

錫子僧達

弘弟子微

兄遠 遠子僧祐 僧祐子籍

弘從孫瞻

弘玄孫冲

冲子瑒 瑜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祖玄尅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

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  
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  
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  
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  
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為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  
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舉武帝荅曰端右肅  
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為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  
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  
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  
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竝撰謠言欲盛稱功德弘率

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 去時稱其簡  
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  
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  
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罪將及誅弘  
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為上所親委軍將發使報弘羨  
之既誅還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  
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  
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  
是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  
弘書誠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

南史列傳十一  
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  
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  
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  
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許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  
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宜更爲其制時議多不同弘  
以爲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罰  
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  
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脩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  
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

守偷五疋常偷四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  
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踈慢事踰重科宜進主守偷十  
匹常偷五十疋死四匹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  
榮祿冒利五匹乃已弘以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  
輩人士可殺不可謫弘置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  
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  
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從之及弟曇  
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歎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  
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旣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  
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

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為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足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訕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荅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加勅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差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請人問

其故荅曰王爵既加八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煮小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然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子錫嗣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僧衍弟僧達

僧達幼聰敏弘為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為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申理闇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明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

好學善屬文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此仁好鷹犬與問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且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為秦郡吏部郎中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餘服闋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師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在近其後從義興及元凶弒立

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口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為長史及即位為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為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為吳郡太守時其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

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荅遂巡便退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求籍之注以爲子改名元序啓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阮欲誘

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瑤奏請收案上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荅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聞下騶人路慶之者其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

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  
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  
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  
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  
常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宕期等謀為亂又結殿中將軍  
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  
經犯忤以為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  
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為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  
不免死追思太保餘列使人愴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  
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有蘇寶者名寶生本寒賤有文

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謀反不即聞  
啓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為廬陵內史未至  
郡卒子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  
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  
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  
紹興家業啓齊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  
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竒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畫漢武  
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

南史列傳十一  
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為曲水詩序  
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  
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  
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  
曰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  
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  
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驚不若將旦  
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  
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

造父之策有時而躡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  
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  
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  
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  
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  
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  
入於湯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  
事且食蛤蚧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  
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  
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搥車壁曰車



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駟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竝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荅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

孫登印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切驚羣抗言異類近寒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僉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囚竇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揔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者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前

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大羊乍擾今囚草撰符  
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  
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威聲應  
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  
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無主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  
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  
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自循自省竝愧流言伏惟明皇  
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有百日曠期始蒙旬日  
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商北寺相繼於  
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竝不得詔於獄賤

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  
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  
以才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  
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卜書無斷敗在眼中矣  
父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舉體皆青時人以  
膽破融文集行於時

子景玄弘弟光祿大夫瑀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  
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  
以為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闕除南平王鐸  
右軍諮議參軍仍為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

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為光祿勳猶為文好占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乎不按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為微所冬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嘗任門屋一間尋書晁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空深自咎恨發病下

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

宿便

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祕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為驃騎法曹羸

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  
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為著  
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  
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  
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  
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為之屈時人  
嘉之稍遷 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為友時人以為妙選  
齊武帝數闕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  
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求明末為太子中舍  
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

不顧朝典揚眉闊步 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思王恩遠之  
徒請交竝不降意 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  
黃門郎子籍

籍字文海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摛伏自下莫能  
欺也性頗不儉俄然為百姓所訟又為錢唐縣下車布政  
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為詩慕謝靈運  
至其合也殆無愧也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  
有立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為輕車湘東王諮議參  
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  
幽劉瓛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及為中散大夫彌

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為作唐俠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適放蓋孔琳之流亞也山州東王集其文為十卷云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為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脩士操涉獵書記善甚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

可繁已為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入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術射棊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虞字休仲位廷尉御震子深字景度守柳孺事列于前曇首別卷

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胤光仕梁沖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於齊世武

東安意侯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  
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舞善  
中聲各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沖求解  
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楊  
侯帝為太宰承制以沖為左長史紹泰中累  
向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陳武帝受  
傳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楊尹參撰律令  
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  
以度宅宴在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  
諡曰元簡沖有子二十人並致通言第十三場

沈靜有器局夷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  
輒以為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  
侍侍中父沖嘗為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沖曰  
必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即  
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  
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  
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諡曰光子

王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  
袁憲為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  
必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則召殺之瑜及憲

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  
貞子

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  
國于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  
八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  
一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  
成性元長躁競不止闕

